

长篇历史小说

蔡德东 著

# 蒋翊武

浩然



个人命运与家国沉浮



一代英雄豪情与悲壮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014003770

I247.53  
778

长篇历史小说

# 蒋翊武

蔡德东 著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北航

C1691436

I247.53  
778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蒋翊武 / 蔡德东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3.8  
ISBN 978-7-5438-9699-4

I. ①蒋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98899号  
北京美意盛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

## 蒋翊武

---

著 者 蔡德东  
策划编辑 周 熠  
责任编辑 周 熠  
装帧设计 陈 新

---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  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 410005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 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 
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 21  
字 数 30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699-4  
定 价 39.80元

---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
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## 第一章

1900年，庚子七月。

时令已过立秋，古城澧州的天气依然异常炎热，白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，有如金属般刺眼；街边的树木也被热懵了，枝叶呆垂纹丝不动；知了清早就在树上叫喊，一声声听起来就像“热死了——热死了——”，多安桥头的算命先生事后都说：此乃兵戈之象。

清晨，人们摇着蒲扇油纸扇，从蒸笼般的屋里走出来，像开水烫过了似的，坐在门口恹恹地扯着呵欠。讲究一点的主妇冲个澡，换上鱼白府绸衫，提上篮子，去街市买菜，准备一家人的饭食；古城周围的菜农则带着一身汗臭，挑着新鲜蔬菜，急急地从多安桥、桃花滩、文良制一带赶往丁公桥市场，想卖个好价。

离丁公桥五十步的老二街“蒋兴发号”豆笋店前，一时围满了人。蒋家的豆制品白嫩细腻，在澧州名声远播。年近四十的店老板蒋定照，胸前围着竹布围裙，笑意满面地招呼客人，一双被卤水浸白了的手，不停地把豆腐块捡到顾客的竹篮子里。不一会，案板上的豆腐就卖得差不多了。

他伸直腰正要歇口气，身边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：“爹爹！”

蒋定照抬头一看，是么女儿保桂来了，扯着他的衣襟要说什么。蒋定照有五男一女，儿子都叫他“爸爸”，只有这个女儿叫他“爹爹”，那脆生生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熨帖，蒋定照无论多辛苦，女儿一声叫唤，他的疲倦就全没了，脸上不由自主漾起慈祥的笑容。但是今天，么女儿却没有给他带来安慰快乐。

“爹爹，大哥在屋里哭。”保桂小声悄嘴说。

蒋定照一听，立刻板起脸来。他怔愣了一下，见生意淡下来，吩咐徒弟照看铺面，拉起女儿，就朝百步之外的住地崔家祠堂走去。

“这个讨债的！”蒋定照心中憋着一团火，三两步就走到家门口。他

一把推开房门，只见大儿子蒋翊武伏在桌上，一声接一声兀自恸哭，蒋母站在一旁为他打扇，又惊又急又没有办法，两个小儿子则圆瞪大眼睛望着哥哥。

“你这是为哪般？”蒋定照没有立即发作，而是耐住性子温和地发问。

蒋翊武不回答，只是埋首桌上，“呜呜”地恸哭，薄薄的肩膀一耸一耸。

蒋定照望了内人一眼，气恼地说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俺也不晓得啊！”蒋母满面愁容道。

“老子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！”蒋定照大喝一声，一步跨过去，举起巴掌想抽他几耳光，半空中又僵住了——儿子已经十五六岁，是大人了，又在学堂读书，怎忍心打他的脸？

蒋翊武这才抬起头来，呜咽抽泣道：“洋鬼子打进北京了，太后和皇上都在逃难……”

原来，无知而又刚愎自用的晚清王朝实际执掌者慈禧太后，利用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，想一把火引向洋人，不想却引火烧身，美、英、日、俄、法、奥（匈）、意、德八国组成联军，8月14日攻进京师，蹂躏古都。慈禧携带年轻的光绪皇帝，仓惶西逃，经保定、大同，一口气跑到西安，把个烂摊子交给皇叔奕劻去收拾。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文人学子无不痛心疾首：我中华立国几千年，何曾被如此多的番邦洋夷同时入室捣乱过？就连这千里之外的澧州古城，也激起阵阵微澜。

原来如此！蒋定照一听，悲天悯人地叹口长气：“那与你有什么啮相干？你又不是皇亲国戚、御前大臣，操哪门子心啊？”

蒋翊武一抹眼泪站起来说：“你以为洋鬼子来了，好送走吗？不割地赔款，他们会撤军离开京城？”

“割地赔款，那又怎样？那是朝廷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蒋翊武失望地瞥了父亲一眼，站起来大声吼道。一般民众漠视国事，这正是他痛心疾首的原因，“我是中国人，洋鬼子踏我国土，辱我国格，毁我国器，戮我国民，难道我能像看旁人打架，不吭一声？”

蒋定照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，此刻才发现儿子真正长大成人了，毛茸

茸的嘴唇，有了黑黑的胡髭，声调浑浊厚重。虽然看起来还嫩了一点，但言辞表达与他这个做父亲的胸襟相去甚远，隐隐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味道。

他心里漫过一丝安慰，却不无烦恼。“那你也不能哭啊！哭有什么用？能把洋鬼子哭跑吗？满澧州城，不止你一个读书人，他们哪个像你，在家里哭脸撒泪的？”

儿子表达情绪的方式，异于常人，经常有些举动，不为街坊邻居理解，已经有许多人在背后指指戳戳，说蒋家的大儿子，读书把脑壳读偏了。

妹妹保桂一直站在旁边察言观色，见屋里气氛缓和下来，乖巧地劝道：“大哥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哭一场，心里好过些。”蒋翊武也发现了自己的幼稚，止住抽泣，无奈地解释道。

蒋母赶快打来洗脸水，端到儿子面前：“还不擦脸，人家看了笑话！”

蒋翊武接过毛巾，胡乱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，恨意难平地坐在那里。

蒋定照见儿子一副忤逆样子，打又不忍心，骂又不管用，双手平放在桌上，无奈地吐着长气，心情却越发沉重起来。

## 二

蒋定照的老家，在城北二十里的车溪河蒋家大庙，世代务农，因为家中田产微薄，十几岁就被父亲送进了城，给一家张姓豆腐店老板当学徒。他为人忠厚勤劳，吃得苦，受得气，几年出师后，老板见自己无子嗣，就把店面传给了他。蒋定照婚后一连生了五男一女，老大就是蒋翊武。一家八口，就靠这小豆腐店维持生活，日子艰难窄逼，可想而知。但蒋定照毕竟生活在城里，眼界比乡里其他族兄开阔，决计要把留在身边的儿子不惜血本培养成人。翊武刚满六岁，就把他送到本地秀才周宣三门下的澧兰书屋启蒙读书。十四岁时，又转到安福县梅溪桥私塾，师从本族硕儒蒋作霖。每到夜晚，当蒋定照点上油灯，推磨点卤，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

时，儿子在灯下摇头晃脑朗朗诵读，那是一幅多么令人陶醉和憧憬的画面啊！只要儿子长进，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可是翊武这孩子行为举止从小就与常人异，小小年纪，经常提一些奇怪的问题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有的人穷，有的人富？”蒋定照回答不出来，只能说：“那都是命。老话不是说，冷的是风，穷的是命吗？”他还特别喜欢管闲事，邻居一个女孩裹脚痛得叫唤，他竟然跑过去指斥人家父母违背天意。当然，儿子也有令他欣慰的地方，就是才思敏捷、胆识过人。

眼看儿子学有长进，蒋定照当然满心欢喜；但是他不清楚，随着儿子眼界日渐开阔，已经有了朦胧的家国情怀，开始放眼天下了。澧州位于洞庭湖以西、长江以南，八条支流汇入澧水，冲积而成澧阳平原，故而又称“九澧”。楚辞中有“波澧澧而扬澆兮”之句，“澧澧”表示水波荡漾。澧州人的秉性就如水中芦苇，虽脚踩污泥头顶恶水，却永远昂扬向上卓立不屈。而这里的读书人，不仅忧怀家国，更有“楚虽三户，可以亡秦”的刚烈霸气。屈原怀沙沉江，楚申鸣杀身全孝，前哲流风一脉相承，瓜瓞连绵日新其格！蒋翊武自发蒙读书，塾师周宣三就教导读书人要关注“国家阽危”，每讲到国家被列强瓜分，就悲鸣流涕：“稽之往史，我中华不能在中原立足，南渡偏安，痛惜有三：晋人南渡，深悲‘风景不殊’；宋人南渡，‘还我河山’成为一腔虚愿；明人南渡，我辈沦为异族子民。现今列强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蚕食中国，剑及履及，已经深入内陆腹地，我炎黄子孙，又将偏安何处？真是要亡国灭种啊！娃儿们，恢复中华全功，就赖我辈！你们要有血性啊！”

可现在国家危在旦夕，他一个青涩学子，空怀报国之心，而无报国之力，内心怎么不急抓抓地痛楚，作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？蒋定照没有读“春秋大义”，怎么会理解儿子的苦衷？

蒋定照关注更多的是家族荣誉。澧水流域，蒋姓人家有两大分支，一支是他的本家，在澧水以北的车溪河，一支在澧水以南的安福县。安福的蒋家出过不少人物，自明永乐二年落屯澧阳，其后五百年，仅“光”字辈以下，受封一至七品官衔的达一百五十余人，而澧北的蒋家却籍籍无名。为此，族中耆老很无颜面，决定合力培养一个读书种子，扬名立万以振家声，而蒋翊武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。不然，凭他蒋定照一己之力，怎么能送他外出读书呢？可是眼下儿子这副举止，将来会不会有负族人的期望？

保桂双手摇着蒲扇，为爹爹扇风。蒋定照委顿地坐在那里发呆，面色灰白，一脸疲惫，那是天天早起、熬夜所致；一件灰白土布对襟褂衣，外面永远套着围裙，在蒋翊武的心中，父亲除了睡觉，围裙就没有解过！

一番恸哭宣泄，郁积于心的痛苦化作泪水流了出来，蒋翊武心情好多了，他心中漫过一丝歉意，不想让父亲再为自己操心，端起桌上的茶泡饭吃起来，又主动向父亲招呼：“爸，爸爸！”一连两声才把蒋定照从沉重的心事中唤醒过来，“一会儿我去杨载雄家，看他走了没有，您忙生意去吧。”

蒋定照见大儿子终于像常人一般说话了，放心地叹口气，手撑膝盖站起来，牵着尾巴一样的女儿保桂，向豆笋店走去。

### 三

杨载雄是蒋翊武的街坊学友，家住崔家祠堂不远，就在城东多安桥旁。杨家世代习武，父亲杨登举，是咸丰己未科武举，和沅澧一带的豪杰义侠多有来往。蒋翊武对一身武艺、大他三岁的杨载雄十分敬佩，一有空就跑到杨家武馆看他和一班徒弟习武练功，有时自己也跟着比划几下。

进得武馆大厅，只见杨载雄正腿绑沙袋，在梅花桩上健步如飞地走来走去。那八卦图形的梅花桩，蒋翊武空手在上面也走不稳，杨载雄却每一步都踏得着实有力，看起来如蜻蜓点水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以往，杨载雄练完一节，见蒋翊武来了，都要停下来和他说话。今天，他好像没发现这个人，踏完梅花桩，又兀自举了一会石锁，然后又操起阶檐下的一排兵器，一件件舞起来。

蒋翊武见他好像没工夫理自己，也拿起一根梭镖，像模像样地舞弄开来。一套动作完了，望着杨载雄。

杨载雄还是不理他，只是独自练功。

蒋翊武本来是想来此解闷，见杨载雄如此冷落自己，心想：“你小子要去投湘军劲字营，自认为了不起，瞧不起街坊学友兄弟是不是？”转身要走，只听杨载雄在身后说：“喂，你不哭了？”

蒋翊武只好转过身来，不好意思地一笑。

杨载雄拍拍手上的灰尘，指着蒋翊武的眼睛说：“你看你，眼睛都肿了，丑不丑啊？”

杨载雄比蒋翊武高半个头，体魄健硕，英气逼人。蒋翊武在他身边，挺了挺胸脯，豪迈地说：“我这是最后一次，这次是泪，下次是血！”

杨载雄击他一掌：“这才是男儿！”

两人走进杨载雄的书房，杨载雄边穿衣褂边挥着拳头说：“练武之人，从来只相信拳头，哭是没用的。国难当头，我也不读书了，明天就动身，去投湘军劲字营。”

“我听说了，所以专程来看你。”蒋翊武有些伤感地说：“载雄哥，我也想去从军，只恨气力还未长圆满！”

杨载雄安慰说：“你是读书的料，好好读书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”

徒弟为他们筛上茶来，杨载雄端起盖碗，洒脱地喝了一大口，蒋翊武羡慕道：“你能文能武，此番必能建功立业。”

杨载雄也不谦虚：“肯定不想湮没一生！那洋人打进中国，靠的是什  
么？是枪炮！听说现在的兵营，都换洋枪了！那家伙一打老远，真的百步穿杨，比我家里的冷兵器强多了！手里有了家伙，掌握了队伍，才能为国出力，坐而论道是没用的。翊武，你不同流俗，胆识过人，决不是池中  
之物，日后一定比我更强！”

两人正憧憬着未来，只听门口一阵喧闹，眨眼之间，澧州书屋和梅溪桥塾馆的学友黄贞元、夏国瑞、龚霞初、杨道馨等，已涌进院来，一个个青春年少，意气风发。他们听说杨载雄要去投军，专程来送行的。

“载雄，听说你要投军，怎么不声不响啊？”领头的黄贞元人影未见声先到。

杨载雄赶紧起身迎客：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没有惊动大家。”

“国难当头投笔从戎，是书生壮举，怎么不是好事？”后面的龚霞初说。

蒋翊武从书房出来，杨道馨见了故意问：“翊武也在？你眼睛怎么红了？”

黄贞元平素与蒋翊武心交神往，见他一时窘迫，忙替他解围道：“翊武想以一哭，唤醒国人！”

龚霞初说：“你莫讲起唤醒国人，我今天就听到一个笑话，莫把我气死了！我邻居一个半罐子秀才，看了报纸说：‘洋人来了，皇上太后西狩。狩就是打猎，皇上太后出西城打猎，俺老百姓为他操哪门子心？’你看看，而今当下，朝廷一味文过饰非，愚弄百姓，死要面子，真话都不敢讲，国人怎不昏昏欲睡？”

蒋翊武深有同感：“天干多谣言，乱世多诳语。国事不堪，朝廷怎么能自圆其说？”

杨道馨说：“载雄，俺本家兄弟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那慈禧老太，昏庸乖戾，光绪皇帝，软弱无能。听说劲字营要马上开拔去给皇上护驾，这样一对母子，稀泥巴扶不上壁，你为他们护什么驾？那洋枪子儿可不长眼睛，把自己的命搭上，就太不合算了！”

蒋翊武见杨载雄招呼客人忙不过来，便替他作答道：“载雄哥此番投笔从戎，更有远谋。”

杨载雄见蒋翊武答得漂亮，欣赏地望了他一眼。

龚霞初叹道：“我也想去当兵，可惜没载雄的功夫。”

“若有心谋国，何必一定要当兵？文章经济也可殊途同归。”夏国瑞说。

“是啊，救国不止一途。人家列强不仅军事强大，机器也很奇巧，典章制定更是先进开明，够我们学的。”杨道馨点头认可。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高谈阔论，把杨家的屋顶都要抬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蒋翊武、黄贞元等人，送杨载雄出城到澧水大码头。杨载雄将从这里坐船，经津市自嘉山入洞庭湖，再改道湘江抵长沙。

码头上，一只小船正在等候，杨家武馆的徒弟在杨父的安排下，已将行李装载完毕。浩浩澧水，无声静流。杨载雄向学友一一握手道别，转身一个健步飞身上船，那船竟纹丝不动。

“不送了，回去吧！”他站在船头，向大家挥手道。

蒋翊武和送行的学友都站着未动，直到小船渐行渐远，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远方的云烟水雾之中。

## 四

时间如流水，庚子之变掀起的波澜渐渐平息，澧州古城又恢复了死水一般的生活。但是，《辛丑条约》施加给中国人的影响，却是痛苦而深远的。列强要求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，就是说，当时每个中国人要向他们交一两白银的“罚金”，这些赔款通过各种捐税，最终落在了老百姓头上，四亿同胞饱尝事变的苦果。慈禧太后的榆木脑袋，似乎被洋人的枪炮打醒了，捡起她之前深恶痛绝的新政，从西安回北京的路上，连发几道谕旨，要求各地“咸与维新”，官员的考核也与新政挂钩。一时之间，各省争相办新学，练新军，开矿筑路。新政需要大把的银子，而国库空虚，地方疲竭，只有向老百姓加征捐税，天下更加民不聊生。

这天，蒋翊武从学堂回来，发现屋里气氛压抑，父母坐在厨房里相向垂泪，心头一紧：“爸，恩娘，你们怎么啦？”

蒋母强忍悲伤站起来，用手背揩了一下眼睛，说声“没什么事”，去给他张罗晚饭。

蒋翊武越发不放心，盯着父亲问：“爸，到底什么事啊？”

保桂一旁嘤嘤哭泣道：“五哥送给人家了。”

“什么，五弟送人了？”蒋翊武大吃一惊，怪不得家里悄没声息……他不满地质问：“大弟、二弟已经送人了，为什么把五弟也送出去？”情同手足的五兄弟，只有四弟保祯在家里了，父母怎么把自己的亲骨肉一个个送给别人？

蒋母给儿子盛了一碗饭，躲到房里“呜呜”哭泣去了。蒋翊武无心吃饭，埋怨地望着父亲。蒋定照内心痛苦，更为无力养活家小而愧疚，喃喃自语似乎为自己开释，又似乎向儿子说明原因：“店面小，赋税重，官府又开征什么赔款捐、新政捐，送出去少一张嘴……”

蒋翊武把刚刚端起的碗放下：“那我不读书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蒋定照像遭了雷击似的蹦起来，怒目圆睁：“你不读书了？老子把他们送出去，就是为了把你捧出来，你不读书？”

“兄弟们骨肉离散，我哪有心思读书？”

“这个你不要管，是大人的事，你只管给老子把书读好！”

望着父亲强硬的样子，蒋翊武不敢再提这话，只忍住泪问：“五弟送

给谁了？”

蒋定照苦笑了一下，似乎宽慰蒋翊武说：“也不是外人，你老屋里一个本家伯伯，他没子嗣，要你五弟去给他接香火，不会亏待他的。”

尽管父亲说得轻松，但兄弟星散的现实，横亘在蒋翊武心中，令他久久不能释怀。蒋翊武看到，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，人民生活更加贫困，对腐败无能的朝廷，他心中充塞的不仅是失望，还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仇恨与蔑视。

此前，蒋翊武在临澧梅溪桥求学。因为离家远，学费贵，加之澧州推行行政开办了新学堂，蒋定照就把儿子叫了回来，就近就读于澧州高等小学堂。

澧州高等小学堂是一所四年制官办新式学堂，蒋翊武以同等学力被破格录取，编入第一班就读。他天资颖异，国学功底深厚，每次考试都是优等，仅用三个学期就读完了全部课程，1903年上半年提前毕业。

令蒋定照始料未及的是，新学堂传播许多新知识，蒋翊武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更新的世界，开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他觉得清廷治国无方，扰民有术，决定不与世俗同流，抵制朝廷功名。

下半年的一天，蒋翊武家里来了一大帮客人。蒋翊武的伯父蒋定章，蒋家大庙的族兄蒋念堂父子，还有几位叔伯爷爷辈分的长者，商量蒋翊武的前程来了。

按朝廷规定，明后两年将要举行乡试、会试和殿试，为了让更多学子取得生员资格，澧州府照例要提前举行州试。族兄蒋念堂已决定应考，蒋翊武却鱼不动、水不跳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蒋定照问了他几回没见回答，便请来族人探询他的志向。

蒋翊武特立独行，声名在外，几位族人小心翼翼，生怕言语不慎刺激了这位“相公”。

“翊武，朝廷开科取士，招纳贤才，学子寒窗苦读，就为功名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”大伯蒋定章问。

蒋定照就俩兄弟，哥哥蒋定章有女无子，他把老三保华过继给了他。蒋保华在大伯家，也没获得读书的机会，可见蒋家人对蒋翊武殷望之深。

蒋翊武坐着不吭声。

蒋定照大声喝问：“伯伯问你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耳朵聋了？你读书，

族人帮了不少银子，银子花出去了，要有个交代才行！总不能像丢在水里。就是丢在多安桥下，也要起几个泡泡啊！”

蒋翊武脑壳扭向一边，好像没听见父亲的问话，没一点回音。

蒋母一见气氛不对，急得连连叹息。

蒋定照把目光投向蒋念堂，希望这个同龄兄弟，又同为学子，帮他开导几句。

“翊武，州府早已贴了告示，晓喻各塾馆学堂，不日就在棚厂街举行科考；街市四周，这几天县衙在派人打扫清理。”蒋念堂毕竟是读书之人，讲话委婉贴切，言语中肯动人，“我去报名时，好多人都说，满澧州城，只有蒋翊武最有把握，最是读书种子，都等着你去报名，将来为澧州争光增色哩。”

蒋定照夫妇一听面露喜色，想儿子听了这一席话，一定会答应报名应考。

不料蒋翊武却说：“我不想应考！”

此言一出，像晴天一个惊雷，震得蒋定照手里的茶碗，当场摔落地下跌得粉碎；蒋母更是急出泪来。

蒋定章只听说侄儿行为乖戾，今日亲眼所见，才真正领教了厉害，体味了兄弟的难处，不由失望地长叹一声。

蒋定照怒不可遏，起身拿起棒槌，就要打儿子，口里骂道：“忤逆东西！今日哪怕你大伯在面前，老子也要打死你！”

蒋定章起身拉住兄弟，抢下棒槌，把他按坐在椅子上。“牯牛不耕田，打不过来的。他是大人了，你听他说。翊武，你为什么不应考，总有个原因吧，说给大伯听听？”

“奴隶功名，要它何用！”蒋翊武瞥了一眼堂兄，又冒出一句。话虽短促，却令蒋念堂大不自在起来。

“怎么是奴隶功名呢？”蒋念堂因为已经报名，准备一搏，忍不住脸一红，大声诘问。

“国事危如累卵，哪有心思博取个人功名？即便高中进士，点了翰林，不过是奴才而已！”蒋翊武放开架势一吐为快：“若是科举不就，必定郁闷一生，因为你认定这是进取的唯一阶梯，毕竟有幸能跻身三榜的是少数人。科举害人，不止一日！读书人只会按朝廷设置的框框，寻章摘句，皓首穷经，作一篇八股，其他经世治国之道，全无涉猎。你看澧州

许多秀才能干什么？到头来还不是开塾设馆，教几个蒙童，一辈子酸儒寒士，冬烘先生！”

蒋念堂红着脸道：“那、那、那你还读书干什么？”

蒋定章说：“翊武，你说这些，别人也许心里明白，但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读书人就要的就是这个功名，大家都去应考，你怎么不应付一下？若能博取个功名，也证明蒋家子弟是兽中之龙，禽中之凤！祖宗的灵牌前，也有个好的交代，你老子整清明会，在蒋家大庙也坐个上席啊！”

蒋念堂说：“翊武，从六岁发蒙，你今年十八九了，真是十年寒窗！每天点灯焚香，熬更苦读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总不能白丁一个吧。”

蒋母回想十多年来在儿子身上花的心血，不禁流下了伤感的泪水，一旁絮絮叨叨：“你不替自己想，也要替娘老子想想啊。”

蒋定照板着脸强硬地说：“老子不管你是什么理由，反正要去应考，就是坐也要坐在考场里！”

“我坐在那里不着一字，考个倒数第一，还不是丢了你的脸！”

蒋定照一听气急，再次跳起来要打蒋翊武，蒋定章死死地拉住他。

“狗东西！你好意思不着一字！你打老子的脸不要紧，你对得起教你的先生？”

蒋翊武决心已定，不为所动：“爸爸，我考上秀才，您老就满足了么？一定还会要我会试、殿试。我若按这条路走下去，一辈子就误了！”

“怎么会误了呢？功名不是越高越好么？”蒋定章无奈地边摇头边说。

蒋翊武说：“假若当今皇上英明，国家昌盛，侄儿博个功名何尝不可？可眼下，朝廷女人当权，国运不昌。甲午以来，所有的对外战争，没一场打赢，割地赔款，疆土日蹙，可恨的是朝廷不图变法，还抱残守缺，躺在老祖宗的成法里不思进取；戊戌之年，京城学子联名上书，要求变法，结果呢？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京城菜市口！六人都是有功名的，有功名又如何？还不是杀头！那谭嗣同之父谭继洵，还是湖广总督呢。满清王朝，何曾把读书人当一回事？而今它摇摇欲坠，满地干柴烈火，只等哪里一个火星，就要燃起来。到时候，功名说不定就是一张废纸！而且乡会两试，多凭关节取士，读书人十年寒窗，三更灯火，至多挣得一名秀才，要想中举，就是一道铁门槛；即或中了举，进士及第，点了翰林，也难得一官半职！因为官职有限，满人至少要占四分之一，世袭荫生和保举，又占

四分之一，捐纳的占四分之一，其余由科举出身的，至多不过四分之一！世袭和保举，都是贵族，捐纳的都是大地主有钱人，我们这些寒士，得官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只靠科举一条窄路，就是死路一条！现在许多名爵花钱可以买到，捐一个道员衔不过四百两，捐一个空白执照的监生，只要八两银子，乱世功名不值钱！您说，我要这个虚名干什么？”

蒋定章听得惊心动魄，下意识起身关门，生怕隔墙有耳。“翊武，这些话，你是可以乱说的？哪个先生教的你？我要去质问他，莫教坏了我蒋家的子孙！”

蒋翊武淡然一笑：“我这话算什么，那康梁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弟，照样在庙堂之上高放宏论！”

蒋定章听侄儿一番长篇大论，似乎理解了蒋翊武的心曲，望着蒋定照说：“兄弟，你说怎么办？老话说：鸡母不下蛋，折断腿了也不下。翊武他不想去，你我是拖不去、赶不去的。”

蒋定照气得仰脸长吁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他自己的前程，自己做主吧！”

“念堂，你还是要去考哟。”蒋定章生怕蒋翊武一番鼓动，惹得这位侄儿也不去应考了，那他可真不好向祖宗族人交代了。

蒋念堂应承说：“我还是去考。”又关切地提醒道：“翊武，你刚才一番话，千万莫在外面乱讲，我们家里人不要紧，外人知道了，向州府告发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怕他个甚！”蒋翊武不以为然道：“我又没功名可以剥夺，莫非还砍我的脑壳不成！”

不久，澧州府如期举行州试，蒋念堂考取了秀才，蒋翊武一直待在家里读书，尽管棚厂街就在豆笋店旁边，他也没朝前迈步一窥堂奥。

## 五

蒋翊武虽然无意科举，鄙视功名，可十分爱读书。澧州自古人文荟萃，晚唐诗人李群玉，是湖南最早走向长安的诗人，《全唐诗》收录其诗作二百六十多首；元代十八个状元之一的郝希贤，便生长在澧水流域；

宋代名相范仲淹，曾在澧州苦读；车武子“囊萤夜读”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澧州。澧州“文山书院”，创建于公元830年，不仅是洞庭湖地区最早的书院，也是唐代五十所书院之一；而散落在澧州各地有案可稽的书院，达四十五所之多。真是人文蔚起，八表风流！在这种风气的熏染下，可以说，凡是能搜罗到的书，蒋翊武都读了，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名士的著作，《扬州十日》、《嘉定屠城》等禁书，早就烂熟于心，而城里的“囊萤台”、“水竹居”、“洗墨池”、“三贤祠”等先贤遗址，则是蒋翊武等一班学子常常登临流连的地方。

一天，好友黄贞元告诉他，南去二百里的常德府，最近创立了一所新式学堂——西路师范，授课老师多为留洋回来的博士，所授课程也是经世致用之学，不是那些枯燥无味的八股。

蒋翊武正为自己的前途苦闷。不久前接到杨载雄来信，说西北沿途一片荒凉，逃乱的饥民不绝如缕；绿营兵勇一触即溃，都是乌合之众；部队长官有的抽烟，有的经商，士兵饷银层层克扣，吃不饱饭面黄肌瘦，根本没有战斗力。国事如此，个人前途更是渺茫。

“你去吗？”蒋翊武问。

“我准备投考。”黄贞元说：“如果我们相伴而行，就更好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蒋翊武想起父亲的态度，家中的境况，神色黯然。

族兄蒋念堂考中秀才，父亲前去道喜，回来后口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落寞恼怒全挂在脸上。科场拒考，全澧州城就蒋家的这个儿子开了先河，委实伤透了他的心。此去一定要不少学费，父亲拿得出来吗？即便拿得出来，他愿意拿吗？

蒋翊武想起父亲永远苍白的脸，母亲日益憔悴的神情，实在不忍心伸手向他们要钱了。但澧州毕竟是弹丸之地，人们的格局有限，如果不出去见识求知，报国经世也是空谈。

蒋翊武决定抓住这个机会，走出去见见世面。“这个学堂有没有功名？”他问黄贞元。父亲要的就是功名，必须拿功名和他说事，他才感兴趣。

“新学堂一般只发毕业证，”黄贞元思索道：“不过听说西路师范学堂是官办的，若毕业了，朝廷会给同等功名。”

有这句话，蒋翊武内心稍安。读书——功名，这一模式已浸入老一辈人的骨髓。你说课程经世致用，又不能下田割谷立马见效，只有功名才能

吹糠见米，打动他的心。

“我和俺娘老子说说，争取结伴而行！”蒋翊武眉毛一扬道。

“蒋兴发号”豆笋店像澧州其他铺面一样，后面就是作坊，里面摆着磨架、水缸、木桶、吊篮等制作工具。晚上，豆笋店打烊之后，蒋定照又忙活着推磨，准备明天的卤水，蒋母端着木盆，坐在磨架前喂磨。日复一日，夫妻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日子。

蒋翊武从住地崔家祠堂来到门面作坊，从父亲手里接过磨架：“爸，我来推，您歇会儿。”

蒋定照惊讶地望了一眼儿子，不知这个近来很少走进作坊的大相公，今天怎么醒事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老子？他心里嘀咕着，把磨架交给了儿子，坐在一旁抽叶子烟。

一桶黄豆磨完，已是人静时刻。蒋定照清洗了石磨，将木桶里的豆渣用白布包好，准备回家休息。

“爸爸，”蒋翊武见时机已到，低声叫了一声父亲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我想去常德读书。”

蒋定照微微一怔，验证了先前的推测。儿子要去求学，做父亲的当然欢喜，可是会有什么结果？他不怕吃苦，不怕花钱，就怕读了没有结果。

“常德有什么好学堂？”他问。

“西路师范学堂，官办的学堂。”蒋翊武介绍说：“听说教师都是留洋回来的，还聘请了四名日本教师，招收沅澧流域四府二十五县的学生，现在正在报名，学友黄贞元准备去报考。”

蒋定照复又坐下，准备认真和儿子交流一番。蒋母见状，也解下了包袱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为父子俩各倒了一杯茶，坐在一旁静听。

“翊武，你今年十九，老大不小了，”儿子有事相求，蒋定照决定好好教训他一番，看他的态度再做定夺。“在家里，你是老大。俗话说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你要为兄弟姐妹做出榜样啊！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！”蒋翊武想，只要能让我去新学堂读书，要我怎么认错都行。这一段日子天天在家看父母操劳，他已经感悟到生活的不易，许多事情，完全可以顺着他们来，让他们高兴，不必和他们忤逆作对。

“家中五兄弟，还有小妹桂丫，就你一个人读书。为了保你，三个兄弟都送出去了，想起他们不在亲娘老子的身边，我心里有愧呀！”蒋定照